



隋書  
十二



リ 8  
1735  
172



特  
1735  
172



隋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三

明克讓



特進臣魏

徵上

魏州屯田  
氏雷國南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好儒雅善談  
 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龜策曆象咸得其  
 妙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  
 克讓預焉堂邊有脩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覽筆輒成其卒章曰  
 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歷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  
 中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于長安周明帝引為  
 麟趾殿學士俄授著作上士轉外史下大夫出為衛王友歷漢東  
 南陳二郡守武帝即位復徵為露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  
 曆拜儀同三司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受

禪拜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聞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上甚傷惜焉賻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給棺槨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爲國子祭酒

### 魏澹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季景齊大司農卿稱爲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爲記室及琅邪王儼

爲京畿大都督以澹爲鎧曹參軍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左僕射魏收吏部尚書陽休之國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禮又與諸學士撰御覽書成除殿郎郎中中書舍人復與李德林俱脩國史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及高祖受禪出爲行臺禮部侍郎尋爲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屢加優錫令注庾信集復撰笑苑詞林集世稱其博物數年遷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澹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

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卽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此卽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

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渤澥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座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振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寔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臣以爲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貽誡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況復兵交御坐矢及王屋而可隱沒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丘明據實叙於經下况

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弊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略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曰壺遂發問馬遷荅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敘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

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孫盛自謂鑽仰具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脩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也澹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政書事旣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澹所著魏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未幾卒時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信言頗知名澹弟彥玄有文學歷揚州總管府記室涑州司馬有子滿行

陸爽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父槩之齊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爲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書累轉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楊休之袁叔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子內直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聞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贈上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匹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嘗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云我孫製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

不齒法言竟坐除名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通倪不恃威儀好爲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 杜臺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臺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閤祭酒司徒戶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聾不

堪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敕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有兄蕤學業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子公瞻少好學有家風卒於安陽令公瞻子之松大業中爲起居舍人

###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右丞德源沉靜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少有重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家奉朝請後爲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後歷馮翊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曰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籍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必能效節一

管騁足千里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比部郎中復兼通直散騎常時聘于陳及還待詔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周爲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迴作亂以爲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文多不載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其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邵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居數歲奏以爲掾後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並學涉有文義

### 柳晉

柳詵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恢梁侍中父暉  
都官尚書詵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釋褐著作  
佐郎後蕭詧據荊州以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  
拜開府通直散騎常侍尋遷內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  
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  
餘人以克學士而詵爲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  
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詵爲序詞甚典麗初王屬  
文爲庾信體及見詵已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詵爲東宮學士加  
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待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詵尤  
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誹諧由是彌  
爲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爲二十卷奏之太  
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濟輩莫與爲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

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  
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  
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詵帝每在  
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從幸揚州遇  
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撰晉王北伐記  
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  
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太  
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爲母范氏所鞠養幼聰  
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  
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



極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  
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  
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繫  
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  
向經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  
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  
泣於殿下悲不能與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  
舊君卽是我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皂<sub>宋本</sub>馬<sub>宋本</sub>千疋  
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闈高祖召百  
官賜醢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  
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  
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厲司鳳之后玉錘

玉斗而降金版金騰以傳並陶冶性靈含煦動植眇玄珠於赤水  
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嘉貺籙集馳聲南董越響曇韶粵  
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  
指不肅清焉喉鈴啟閉括地復夏截海翦商就望體其尊登咸昌  
其會繇區浹宇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  
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字民  
心爲百姓月樓日浴熱坂寒門吹鱗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解  
辯請吏削衽承風豈止呼韓北場頰勒狼居之岫熄慎南境迺表  
不耐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岳展異幽明效靈狎素游  
頰團膏漱醴半景青赤孳歷虧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  
若此升降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  
燎靡玄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

允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賁玄應特昭  
白爵主鐵豸之奇赤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武戴文曹  
植嘉爵之篇棲庭集牖未若干飛武帳來賀文槐刷采青蒲將翺  
赤芻玉几朝御取翫軒楯之間金門且開兼留輦翟之鑿終古曠  
世未或前聞福召宜徵得之茲日歲次上章律諧大呂玄枵會節  
玄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興於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翺翔而下  
載行載止當宸宁而徐前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  
明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有黃爵  
赤頭立日傍占云上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黃爵  
集昔漢集泰時之殿魏下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平東之  
府並旁觀迴矚事陋人微奚足稱矣抑又聞之不剗胎剖卵則鸞  
鳳馴鳴不漉浸焚原則螭龍盤蜿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

慈好生而浮潛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  
李虔僻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慙於往賢逢時盛乎曩代輒  
竭庸瑣敢獻頌云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玄不器道要無名質文  
鼎革沿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保大定於鑠我君武義廼  
武文教惟文橫塞宇宙旁凝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薰煥發王策  
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祗吐祕河靈孕寶黑羽升壇青  
鱗伏阜丹鳥流火白雉從風棲阿德劬鳴歧祚隆未如神爵近賀  
王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文表白節節音音行行瑞  
跡化玉黼宸銜環陛戟上天之命明神所格綬應在旃伊臣預焉  
永緝韋素方流管絃頌歌不足蹈舞無宜臣拜稽首億萬斯年頌  
成奏之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日召公等入適述  
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卽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豪常聞此言今

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于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爲總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黃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祖崩于仁壽宮煬帝祕喪不發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官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

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爲虛善心以爲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罪之奏後數月述諧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暉虞世基袁克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謂爲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卽位之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爲守給事郎九年攝左翊衛長史從度遼授建節尉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敕善心

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脩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案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有德肖二統而降靈有人民焉樹之君長有貴賤矣爲其宗極保上天之聰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太方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致革命剗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昂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泊辯方正位論時訓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禱祝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沿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左建

國莫斯爲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爲稱首屬陰戎入穎羯胡侵洛沸騰礮黷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有序翦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大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爲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豕壁皆殘不惟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

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荷薪構太建之末頻抗表  
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油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  
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遊棲遲不求進益  
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  
陋末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卽成續禎明二年以  
臺郎入聘值本邑淪覆佗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  
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  
並缺落失次自入京已來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  
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  
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  
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  
帙十卷止足傳一卷烈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

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  
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並善心補闕別爲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  
末十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衛武  
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郡追叙前勳授通議大夫  
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弒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  
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  
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  
之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  
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  
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  
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因遂害之時年六  
十一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高陽縣公諡曰文節善心母范

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敕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卽抄撰記錄如選用踈謬卽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後直祕書內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絕而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憚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治

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後出爲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於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遂奏爲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爲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旣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瞽直疾惡不知忌諱皆此類也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賂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却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荅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故何爲者又秦孝王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群官各有差

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群官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者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  
史臣曰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詞藻贍逸既稱趙之俊寔曰東南之美所在見寶咸取祿位雖無往非命蓋亦道有存焉澹之魏書時稱簡正條例詳密足傳於後此外諸子各有記述雖道或大小皆志在立言美矣

隋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三

終



隋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四

特進臣魏 徵上



煬三子

孫恭皇帝

燕王倓

越王侗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嘗謂曰當為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為河南王仁壽初徙為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後三年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雒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為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弩性

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  
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  
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雒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  
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崇  
未幾而薨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曰維大業二年七月癸  
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宮粵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將遷  
座于莊陵禮也蜃綽宵載鶴關曉闕肅文物以具陳儼賓從其如  
昔皇帝悼離方之云晦嗟震宮之虧象顧守器以長懷臨登餞而  
興想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彝徹祖階祀收重抗銘旌以啟路動  
徐輪於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謚爰詔史冊式遵典志俾濟哲之  
徽猷播長久乎天地其辭曰宸基峻極帝緒會昌體元襲聖儀耀  
重光氣秀春陸神華少陽居周軼誦處漢韜莊有縱生知誕膺惟

睿性道觴日幾深綺歲降迹大成俯情多藝樹親建國命懿作藩  
威蕤先路烏奔渠門庸服有紀分器惟尊風高楚殿雅盛梁園睿  
后膺儲天人叶順本茂條遠基崇體峻改王參墟奄有唐晉在貴  
能謙居冲益慎封畿千里閭闔九重神州王化禁旅軍容瞻言偃  
草高視折衝帷宸清祕親賢允屬泛景鳳瀾飛華螭玉揮翰泉涌  
敷言藻緝式是便煩思謀啟沃洪惟積德豐衍繁祉粵自天孫光  
升元子綠車逮事翠纓奉祀肅穆滿容儀形讓齒禮樂交暢愛敬  
兼資優游養德恭已承儀南山聘隱東序尊師有粹神儀深穆其  
度顯顯觀德溫溫審諭炯戒齊箴留連主賦入監出撫日就月將  
冲情玉裕令問金相宜綏景福永作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難究仁  
不必壽善或愆祐遠瑤山之頽壞忽桂宮之毀構痛結幽明悲纏  
宇宙慟皇情之深憫摧具僚其如疚嗚呼哀哉廻環氣朔荏苒居



諸沾零露於瑤圃下申霜於玉除夜漏盡兮空階曙曉月懸兮帷  
殿虛嗚呼哀哉將寧甫窳長遠望苑渡渭浹於造舟遵長平之脩  
坂望鶴駕而不追顧龍樓而日遠嗚呼哀哉永隔存歿長分古今  
去榮華於人世卽潛隧之幽深霏夕煙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  
哀挽之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御而流袂歘纓弁以霑衿嗚呼  
哀哉九地黃泉千年白日雖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長畢敢圖芳  
於篆素永飛聲而騰實帝深追悼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  
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

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  
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至忌日  
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以竒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倓覺變  
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千牛宇文昂等穿芳林門側水

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縣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  
恨冀以見帝爲司宮者所遏竟不得聞俄而難作爲賊所害時年  
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儀性寬厚大業二年立爲越王帝每巡幸侗  
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之際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拒之及玄感  
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復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  
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民部尚書韋  
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弑逆也文都  
等議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爲近於是乃共尊立大赦改元曰  
皇泰謚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廟號世宗  
尊其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  
尚書王世克亦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內史令

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內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雒陽稱段達等爲七貴未幾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伺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遂遣使請降侗大悅禮其使甚厚卽拜密爲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苴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徃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

不移豈意疊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隕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霑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消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卽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鏡爲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代疊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王公卿士

庶寮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黼宸而杖旄鉞釋衰麻而擐甲冑銜冤誓衆忍淚治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逼比於囚拘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兇威志士誠臣內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逐金鼓振讐若火焚毛鋒刃縱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在匡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順舉擘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况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淳民南思邦邑比來表書絡繹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覲觀自應解甲倒戈冰消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

辱人士莫不道路仄目號天踴地朕今復讎雪耻梟轅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臯戮元兇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術軍機並受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密遂東拒化及七貴頗不協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逸郭文懿趙長文等爲世克所殺皇甫無逸遁歸長安世克詣伺所陳謝辭情哀苦伺以爲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爲盟誓無貳志自是伺無所關預伺心不能平遂與記室陸士季謀圖世克事不果而止及世克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爲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伺不能禁也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於伺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伺聞之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

先朝舊臣績宣上代或勤王立節身服軒冕忽有斯言朕復當何  
所望神色凜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克更  
使人謂侗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  
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克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克僭  
偽號封爲潞國公邑五千戶月餘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克  
復尊立侗事泄並見害世克兄世暉因勸世克害侗以絕民望世  
克遣其姪行本齋鳩詣侗所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  
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  
家於是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克僞謚爲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胄小字阿孩美容儀踈眉目少爲高祖所愛開皇中  
立爲豫章王邑千戶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爲內史令仁壽  
中拜揚州總管汾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卽位進封齊王增邑四千

戶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爲軍導尋轉豫州牧俄而  
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  
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  
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  
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  
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謀庫狄仲錡陳智偉等求  
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  
暕宅因緣藏隱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樞炙  
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  
歸於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者帝未有  
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於暕暕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  
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而崩聽事楹中

析識者以爲不祥其後從帝幸榆林陳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陳以千騎入圍陳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爲陳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陳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翊幸於陳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遊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出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陳帝令甲士千餘大索陳第因窮治其事陳妃韋氏者民部尚書冲之女也早卒陳遂與妃姊元氏婦通遂產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陳帽以爲歡樂召相工令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王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陳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爲厭勝之事至是事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

陳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陳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陳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陳有微失武賁輒奏之帝亦常慮陳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陳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陳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陳意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其見疎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陳陳時尚臥未起賊既進陳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陳猶謂帝令捕之因曰詔使且緩見不負國家賊於是曳至街而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陳竟不知殺者爲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没人北蕃者悉配之以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

于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拜河南尹從幸淮南詔行江都太守事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常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當炙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炙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後竟爲其停炙由是尤愛之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賊斬之於帝前無漚御服時年十二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煬帝踈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今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隋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四終

齊川屯鳳圖  
氏圖回周甫

隋書卷六十

列傳第二十五

特進臣魏

徵上

齊川屯鳳圖  
氏圖回周甫

崔仲方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荊州刺史父宣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少相欵密後以明經爲晉公宇文護參軍事尋轉記室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邑三百戶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後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晉州齊之亞將崔景嵩請爲內應仲方與段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語在文振傳又令仲方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郊

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計策居多宣帝嗣位爲少內史奉使淮南而還會帝崩高祖爲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權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衆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頴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請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司農少卿進爵安固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縣亘七百里明年上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期起爲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實乾圖云者三

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公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剋之楚祝融之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媯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爲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旣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是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迴心人神叶契陳旣主昏於上民譁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夏癸殷辛尚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但芻

蕘所見巽申螢燭今唯須武昌已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  
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  
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  
州公安巴陵隱饑夏首蘄口益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  
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卽須擇便橫  
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  
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而大悅轉基州  
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畧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  
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率兵與秦  
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轉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  
賓附詔令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鄰望方涉題于碣小  
鐵圍山白男王弱水等諸部悉平賜奴婢一百三十口黃金三十

斤雜物稱是仁壽初授代州總管在職數年被徵入朝會上崩漢  
王諒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令周羅暉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  
代總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拜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後  
三載坐事免尋爲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  
太守未幾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爲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  
之尋卒于家時年七十六子民壽官至定陶令

于仲文

兄顛

從父弟璽

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寔周大左輔燕國公仲文少  
聰敏髫髻就學耽閱不倦其父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矣九歲嘗  
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  
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歎之其後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  
禮畧通大義及長侗儻有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爲名公子起家



爲趙王屬尋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爲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未幾徵爲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數從征伐累勲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之迴怒其不同已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斬首五百餘級以功授開府迴又遣其將宇文胄渡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情大駭郡人赫連

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迴仲文白度不能支弃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遁爲賊所追且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迴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臥內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以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時韋孝寬拒迴於永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迴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頗見三善以此爲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賊中來卽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佗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

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潛泣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塢與迴將劉子昂劉浴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隄去梁郡七里讓擁眾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讓悉眾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逃走仲文追擊禽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弊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尅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爲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眾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

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槌牛享士仲文知其意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迴將席毗羅眾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恃眾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高祖引入臥內宴享極歡賜雜綵千餘段妓女十人拜柱國

河南道大行臺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  
仲文亦爲吏所薄於獄中上書曰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  
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迴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  
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  
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  
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顧  
鷓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蓼隄平  
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衆  
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群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  
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群寇北捍旄頭內外  
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鄰式遏蠻陬鎮  
綏蜀道臣兄顓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勅定傳首京師王謙竊

據二江叛換二蜀臣第三叔義受朕廟庭龔行天討自外父叔兄  
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鉤陳之側合門誠款  
與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始錄涓滴之  
功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覽表并  
翼俱釋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明年拜行軍元帥  
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  
計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  
二萬人出盛樂道趨那頡山至護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  
軍容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上以  
尚書文簿繁雜更多姦計令仲文勘錄省中事其所發擿甚多上  
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上每憂轉運不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  
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

出漢口陳郢州刺史荀法尚魯山城主誕法澄鄧沙彌等請降秦  
王俊皆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討  
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率  
兵屯馬邑以備胡數旬而罷晉王唐書本傳以仲文有將領之才每常屬  
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以仲  
文將前軍大破賊而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煬帝卽位遷右翊  
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  
幸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  
千置於軍後旣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  
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  
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  
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給文德曰更

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  
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旣高知足願  
云止仲文荅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逃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  
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  
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  
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  
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  
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  
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  
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  
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子九人  
欽明最知名

顓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妻以季女尋以父勲賜爵新野郡公邑三千戶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累以軍功授上開府歷左右官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略淮南顓率開府元紹貴上儀同毛猛等以舟師自潁口入淮陳防主潘深棄柵而走進與孝寬攻拔壽陽復引師圍硤石守將許約懼而降顓乃拜東廣州刺史尉迴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顓素不協顓將圖之因臥閣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卽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顓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顓所顓歔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迴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迴未平慮顓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卽拜吳州總管陳將錢茂和率

數千人襲江陽顓逆擊走之陳復遣將陳紀周羅睺燕合兒等襲顓顓拒之而退賜綵數百段高祖受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案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顓當死上以門著勲績特原之貶爲開府後襲爵燕國公邑萬六千戶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澤州刺史數年免職卒於家子世虔嗣

璽字伯符父翼仕周爲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遣人誘翼翼鎖其使送之長安高祖甚悅及高祖受禪翼入朝上爲之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爲太尉歲餘卒謚曰穆璽少有器幹仕周起家右侍上士尋授儀同領右羽林遷少胥附武帝時從齊王憲破齊師於洛陽以功賜爵豐寧縣子邑五百戶尋從帝平齊加開府改封黎陽縣公邑千二百戶授職方中大夫及宣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及

受禪進位大將軍拜汴州刺史甚有能名上聞而善之優詔褒揚賜帛百匹尋加上大將軍進爵郡公轉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恩惠後檢校江陵總管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遷洛州刺史復爲熊州刺史並有惠政以疾徵還京師仁壽末卒于家謚曰靜有子志本

###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時務初爲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爲內應文振杖槊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刃刼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帝大喜賜物千段進拔文侯華谷高壁三城皆有力焉及

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勳將拜高秩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邑千戶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匹後從滕王道擊稽胡破之歷相州別駕揚州總管長史入爲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俄而尉迴作亂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迴遣人誘之文振不顧歸於高祖高祖引爲丞相掾領宿衛驃騎司馬消難之奔陳也高祖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叛蠻平之加上開府歲餘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爲長史坐勲簿不實免官後爲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岡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逐北至居延塞而還九年大舉伐陳以文振爲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尋轉并州總管司馬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

視事固辭不許後數年拜雲州總管尋爲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軍總管拒之遇達頭可汗於沃野擊破之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比還世積以罪被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明年率衆出靈州道以備胡無虜而還越嵩巒叛文振擊平之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作亂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敗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而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慰諭之授大將軍尋拜靈州總管煬帝卽位徵爲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

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啟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爲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算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啟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爲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時兵曹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獎擢榮冠儕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

效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  
不勝餘恨輕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  
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  
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  
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  
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鞞鞞出後遲疑不決非上  
策也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  
北平侯謚曰襄賜物一千段粟麥二千石威儀鼓吹送至墓所有  
子十人長子詮官至武牙郎將次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  
業中爲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祕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  
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算伐陳之策信爲深遠矣聲績克

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迴之亂遂立功名  
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  
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膽略見重終懷壯夫之志時進讜言頻稱  
諒直其取高位厚秩良有以也



隋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六

宇文述

特進臣魏

徵上

武川宅鳳節  
氏開國南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後  
 從其主為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國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  
 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  
 家拜開府述性恭謹沈密周大象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  
 親信及帝親總萬機召為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  
 公尋改封濮陽郡公高祖為丞相尉迴作亂相州述以行軍總管  
 率步騎三千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迴遣將李儁攻懷州述別  
 擊雋軍破之又與諸將擊尉悳於永橋述先鋒陷陳俘馘甚眾平  
 尉迴每戰有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褒國公賜縑三千匹開皇初拜

及石  
氏

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復以行軍總管率眾三萬自六合而濟時  
韓擒賀若弼兩軍趣丹楊述進據石頭以爲聲援陳主旣擒而蕭  
嚙蕭巖據東吳之地擁兵拒守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  
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  
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奉國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旣已清蕩  
而吳會之地東路爲遙蕭巖蕭嚙並在其處公率將戎旅撫慰彼  
方振揚國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略乘勝而往風行電掃自當稽服  
若使干戈不用黎庶獲安方副朕懷公之力也陳永新侯陳君範  
自晉陵奔嚙并軍合勢見述軍且至嚙懼立柵於晉陵城東又絕  
塘道留兵拒述嚙自義興入太湖圖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  
嚙大敗之斬嚙司馬曹勒又前軍復陷吳州嚙以餘眾保包山燕  
榮擊破之述進至奉公埭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請降述許之三

人面縛路左吳會悉平以功拜一子開府賜物三千段拜安州總

管時晉王

廣宋本諱

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已因奏爲壽州刺史總

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  
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深有大功主上之  
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於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  
人父子骨肉之間誠非易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素之謀  
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廢立晉王大悅  
多齎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  
佯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旣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  
之賜今述與公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爲王申意約然  
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素每與述謀事晉王與述情好益  
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爲皇太

子以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爲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大業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屯西平之臨羌城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遯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張峻崔師等追之至曼頭城攻拔之斬三千餘級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前後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幸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爲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敕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

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由是帝彌悅焉時述貴倖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饋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爲比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於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卽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旣而緩縱文德逃歸語在仲文傳述內

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眾每鬪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群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眾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爲民明年帝有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令馳驛赴河陽發諸郡兵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將至懼而西遯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左禦衛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闕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帝懼述請潰圍而出樊子蓋固諫不可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因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是歲至東都述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帝大悅述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將親臨視之群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官魏氏問述曰必有不諱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于家述因奏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泫然曰吾不忘也及薨帝爲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輜輶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帝令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子化及別有傳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

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遊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于述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袖耳又學之名爲許公袖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帝從之因鳩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五年大閱軍實帝稱甲仗爲佳述奏曰並雲定興之功也擢

授少府丞尋代何稠爲少監轉衛尉少卿遷左禦衛將軍仍知少府事十一年授左屯衛大將軍凡述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以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多受其賄稱其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

### 郭衍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從魏武帝入關其後官至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爲左右累遷大都督時齊氏未平衍奉詔於天水募人以鎮東境得樂徙千餘家屯於陝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每有寇至輒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爲齊人所憚王益親任之建德中周武帝出幸雲陽衍詞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爲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大將軍武帝圍晉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從陳王守千里徑又從武帝與齊

主大戰於晉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仍從平并州以功加授開府  
封武強縣公邑一千二百戶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爲右中軍熊  
渠中大夫尉迴之起逆從韋孝寬戰於武陟進戰於相州先是迴  
遣弟子勤爲青州總管率青齊之衆來助迴迴敗勤與迴子惇祐  
等欲東奔青州衍將精騎一千追破之執祐于陣勤遂遯走而惇  
亦逃逸衍至濟州入據其城又擊其餘黨於濟北累戰破之執送  
京師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賞物七千段密勸高祖殺周室諸  
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敕復舊姓爲郭氏突厥犯  
塞以衍爲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徵爲開漕渠大  
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潼關漕運四百餘  
里關內賴之名之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  
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家衍親備船棧并齎糧拯救之民多

獲濟衍先開倉振卹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  
恒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  
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承出鎮揚州  
遇江表構逆命衍爲總管領精銳萬人先屯京口於貴洲南與賊  
戰敗之生擒魁帥大獲舟楫糧儲以克軍實乃討東陽永嘉宣城  
黥歛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甚踞事上姦諂晉王愛暱  
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  
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  
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  
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癯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  
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桂州俚反王乃奏  
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爲太子徵授左監

門率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  
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  
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  
都令衍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  
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  
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效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  
其孝順初新令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真定侯七年從  
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賜甚厚謚曰襄長子臻武牙郎將次  
子嗣本孝昌縣令

史臣曰蹇蹇匪躬爲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文述郭  
衍以水濟水如脂如韋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  
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

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爲亦丘明之深耻也

隋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六

終

魏川中鳳臺  
氏南開開

隋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七

特進臣魏

徵上

魏川中鳳臺  
氏南開開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  
 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  
 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  
 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  
 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  
 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  
 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戶  
 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宋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



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頴支度軍機無所擁滯及剋金陵韶卽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穉出藩遂能剋平吳越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况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疇昔

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卽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克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頴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昌國縣伯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輓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

使闔豎搏其面逐廢于家高祖爲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千戶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諍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卽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爲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爲之寮佐于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頴由是拜巖爲益州總管長史韶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爲闔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排闥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甚嘉

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殞涕于今思之巖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于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京兆之新豐每以諷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之絕晏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

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旣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內太守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踐祚徵拜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于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邈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

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舍養之恩狼  
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竒其志焉雍州別駕元  
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  
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  
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甲已言之  
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在  
職數百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  
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貴之曰庶子  
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  
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  
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  
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

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  
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爲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  
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  
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  
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  
直無敢至門者由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  
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無  
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郃陽縣公  
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剛審頗有學涉周武帝時舉明經累  
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爲行軍總管長史剋并州毗有力

焉除爲別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戶遷武藏  
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爲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  
書侍御史名爲稱職尋轉太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旣出憲司復典  
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爲西寧州刺史改  
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  
豪雋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  
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  
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  
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徵  
爲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  
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寮震懼恐爲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  
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

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縉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  
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  
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  
稍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  
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李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誥  
非臣臆說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  
古今量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斧鑕高祖  
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旣擅權寵作威作福將  
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惟素  
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蹇蹇有誠亮  
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  
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

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煬帝卽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贈縑五百匹子敬真大業之世爲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

柳彧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陽父仲禮爲梁將敗歸周復家本土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爲寧州總管椽武帝親總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先有本屠

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搃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算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爲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頴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壓甲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旣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頴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姪直謂彧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

偽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  
以上柱國和平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任趙  
州聞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  
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  
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  
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  
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平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  
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  
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  
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  
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痛成孿爾之親冒  
此直縲命彼禴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

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姓之重  
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承喪  
亂之後風俗頹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寮  
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  
布政施化不為叢挫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  
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  
垂拱無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  
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  
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自  
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  
之內酬答自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  
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

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或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敕有司爲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懼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敕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爲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臣聞昔者明王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克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

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絃服靚粧車馬填噎肴醕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寔有由來因循弊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卽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爲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敕論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氍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內臣交



通諸侯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將與計事或爲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京師卒於道有子紹爲介休令

###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爲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累轉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旣免喪又爲掌教中士高祖爲丞相知其清正引爲錄事參軍尋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高祖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

尋遷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固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俗云利於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頴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

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卽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其父爲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胃爲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胃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爲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元襲

### 裴肅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民部大夫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釋褐給事中士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高祖爲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朔州總管長史轉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頴俱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聞奏竊見高頴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隆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

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俊貶削非晚今者  
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  
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  
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  
王耳皇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于含章殿上謂肅曰吾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  
爲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旣而罷遣之未幾上崩  
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荒遐  
遂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  
之爲立廟於鄆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爲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爲之  
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  
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  
亦難乎元巖王韶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爲非謗之風有足  
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凜焉可想趙  
綽之居大理囹圄無冤柳彧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  
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彧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  
慷慨犯忤龍鱗固知發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  
也方諸前載有閩之風焉

隋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七終

蘇州屯園  
氏園南

隋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八

特進臣魏 徵上

蘇州屯園  
氏園南

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于齊官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參軍出為慎縣令東汝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五百戶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治郢州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物三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轉高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齊州刺史固讓不許其年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室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謩之餞於霸上煬帝即位徵還京師轉涼州刺史子蓋言於

設古開  
長

帝曰臣一居嶺表十載於茲犬馬之情不勝戀戀願趨走闕庭萬死無恨帝賜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設言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襲汲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府西服愛惠爲先撫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職夕展其效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賜物千段太守如故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導德齊禮寔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

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採治績罕遵法度多蹈刑網而金紫光祿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絜處涅不渝立身雅正臨人以簡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實字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弘獎勵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匹粟麥二千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卽適西垂常爲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沒有遺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鑿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民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

欵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徵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進授左光祿大夫尚書如故其年帝還東都以子蓋爲涿郡留守九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爲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子蓋遣河南贊治裴弘策逆擊之返爲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旣而引見帝逆勞之曰昔高祖留蕭何於關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內公其人也子蓋謝曰臣任重器小寧可竊譬兩賢但以陛下威靈小盜不足除耳進位光祿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縑三千匹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不

許帝顧謂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動靜之節宜思其可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冬車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下詔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縑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侯公後動卽以此杯賜公用爲丞之瑞并綺羅百匹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爲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

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爲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爲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繁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有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京第時年七十有二上悲傷者久之顧謂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有何語矩對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耻帝聞而歎息令百官就弔賜縑三百匹米五百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景會葬者萬餘人武威民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

他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臨民明察下莫敢欺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 史祥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寧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祥在州頗有惠政後數年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上聞而大悅下詔曰朕以陳叔寶世爲僭逆挺虐生民故命諸軍救彼塗炭小寇狼狽顧恃江湖之險遂敢汎舟楫擬抗王師公親軍所部應機奮擊沉溺俘獲厥功甚茂又聞帥旅進取江州行軍總管襄邑公賀若弼旣獲京口新義公韓擒尋剋姑熟驃騎旣渡江岸所在橫行晉王兵馬卽入建業清蕩吳越旦夕非遠驃騎高才

壯志是朕所知善爲經略以取大賞使富貴功名永垂竹帛也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總管未幾徵拜左領軍右將軍後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柔本諱擊突厥於靈武破之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曰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旅契闊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僂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鑾駕言旋上京本旣述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是所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謬其入守神器元良

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宮歷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旣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吾賢疾如疾首祥荅書曰行人戾止奉所賜况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毳幘韋鞬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啟處祥少不學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駑蹇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脈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神者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揣分實爲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已非庸夫之擬議何則川澤之大汗潦攸歸松柏之高鳶羅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



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  
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  
自忝式遏載罹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  
照想鳴葭之啟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  
伏增潛結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卽位漢王諒發兵作亂遣其將棊  
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爲行  
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  
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  
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等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  
謀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  
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至須水兩軍相  
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棊良等良列陣以待

兵未接良棄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進位  
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帝嘗  
賜祥詩曰伯斐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早  
擿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  
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降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  
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百姓脅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剋  
定詩不云乎喪亂旣平旣安且寧非英才大略其孰能與於此邪  
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時突厥啟民可汗請朝帝遣  
祥迎接之從征吐谷渾祥率衆出間道擊虜破之俘男女千餘口  
賜奴婢六十人馬二百匹進位左光祿大夫拜左驍衛將軍及遼  
東之役出蹋頓道不利而還由是除名爲民俄拜燕郡太守被賊  
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

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有子義隆永年令祥兄雲字世高弟威字世武並有幹局雲官至萊州刺史武平縣公威官至武賁郎將武當縣公

### 元壽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亦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經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邑千戶保定四年改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強濟見稱四年參督漕渠之役授尚書主爵侍郎八年從晉王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及平陳拜尚書左丞高祖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焉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天道

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鑿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廁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爲重資愛之道烏烏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懼之母爲聚斂之行一言纔發各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爲非豈關理識謹按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纓冕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瓶罄壘耻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其行本微之等請付大理上嘉納之尋授太常少卿數年拜基州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稱入爲太府少

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左僕射楊素爲行軍元帥壽爲長史壽每遇賊爲士卒先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四年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及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諡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後帝追思之擢敏爲守內史舍人而交通博徒數漏泄省中語化及之反也敏創其謀僞授內史侍郎爲沈光所殺

楊義臣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高祖爲定州總管崇知高祖相貌非嘗每日結納高祖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遲作亂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

祖下書慰諭之卽命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泰興縣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盤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從容言及恩舊顧義臣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群兇未定明識之士有足可懷尉義臣與尉迴本同骨肉旣狂悖作亂鄴城其父崇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迴鄰接又是至親知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卽陳丹欸慮染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內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貫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編之屬籍爲皇從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馳射有將領之才由是上甚重之其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

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與賊遇戰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鴈門馬邑多被其患義臣擊之虜遂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與虜相遇時太平公史萬歲軍亦至義臣與萬歲合軍擊虜大破之萬歲爲楊素所陷而死義臣功竟不錄仁壽初拜朔州總管賜以御甲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之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陳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陳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剋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

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賜物二千段雜綵五百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四匹尋授相州刺史後三歲徵爲宗正卿未幾轉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渾主於覆袁川其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綠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衆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渤海高

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爲盜衆已數萬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剋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數萬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合降賊入豆子齣詩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未幾卒官

### 衛玄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擲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爲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食邑四千戶轉宣納下大夫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治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爲強濟宣帝時以忤旨免官高祖作相檢校熊州事和州蠻反玄以行軍總管擊平之及高祖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

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俄檢校朔州總管事後爲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旣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劔南安撫煬帝卽位復徵爲衛尉卿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絕玄曉之曰天子詔徵不可久住因與之訣帝謂玄曰魏郡名都衝要之所民多姦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道理非遠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大業八年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率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

紫光祿大夫九年車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口傳宋本諱留崇京師拜爲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敕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旣出潼關議者恐峭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泂流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豎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旣度函谷卒如所量於是遣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啟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楊玄感孤負聖恩躬爲地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略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梟兇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

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感盡銳來攻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遜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閣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所所帝勞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乃下詔曰近者妖氛充斥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響赴表裏奮擊摧破兇醜宜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恒宜自牢勇夫重閉此其義也今特給千兵以克侍從賜以玉麟符十一年詔玄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玄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使內史舍人封德彝馳諭之曰京師國本王業所基宗廟園陵所在藉公耆舊臥以鎮之朕爲國

計義無相許故遣德彘口陳指意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  
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時年七十七子孝則  
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早卒

### 劉權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重然諾  
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初爲州主簿仕  
齊釋褐奉朝請行臺郎中及齊滅周武帝以爲假淮州刺史高祖  
受禪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後從晉<sub>平</sub>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  
三司賜物三千段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年拜蘇州刺  
史賜爵宗城縣公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甚得民  
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  
渾權率衆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餘口

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  
田留鎮西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遯道  
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位金紫光祿大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  
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  
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群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既  
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群起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爲  
首權竟盡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齎書詣權稱四方擾  
亂英雄並起時不可失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竟無異  
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世徹倜儻不羈頗爲時人所許大業  
末群雄並起世徹所至之處輒爲所忌多拘禁之後竟爲兗州賊  
帥徐圓朗所殺權從父烈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官至鷹揚郎將  
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而斷保全都邑  
勤亦懋哉楊諒干紀史祥著獨克之效群盜侵擾義臣致三捷之  
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  
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端揆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  
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致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  
舊族早著雄名屬擾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計無所覬  
覷雖謝勤王之謀足爲守節之士矣



